

儿童文学
典藏书库

流萤谷

SHUICHENHU

汤汤鬼精灵童话故事系列

汤汤 著

儿童文学
典藏书库



流萤谷



汤汤◎著

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萤谷 / 汤汤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1

(《儿童文学》典藏书库)

ISBN 978-7-5148-3499-4

I. ①流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63683 号

LIU YING GU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责任编辑: 冯臻

封面绘画: lobbin

插图: 爻木木

著者: 汤汤

装帧设计: 高煜

责任印务: 刘宏兴
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社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编室: 010-57526071

传真: 010-57526075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网址: www.ccppg.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6

2017年1月第1版

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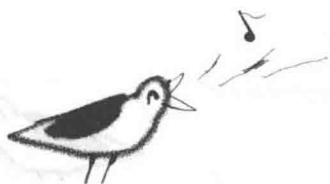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140千字

印数: 8000册

ISBN 978-7-5148-3499-4

定价: 21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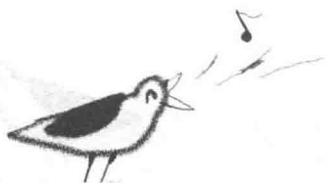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880)



目 录

- 001 第一章 妈妈变成萤火虫
- 016 第二章 穿蓝裙的萤妖阿碧
- 035 第三章 艾羽很孤单
- 046 第四章 羽毛轻落草尖尖
- 059 第五章 大水珠一样的爸爸
- 079 第六章 去往流萤谷





目 录

- 093 第七章 寻找妈妈
- 113 第八章 玻璃瓶里的萤火虫
- 126 第九章 羽毛轻落碧草尖尖
- 143 第十章 走不出的流萤谷
- 162 第十一章 逃出流萤谷
- 182 第十二章 尾声





第一章 妈妈变成萤火虫

1. 妈妈去了流萤谷

艾羽啪嗒一下睁开眼睛，没有谁唤她，自己突然醒了。她环顾了一下屋子，心里风一样掠过丝丝不安。窗子外头有只鸟儿细声细气地啁啾着，几缕阳光从玻璃里探进，晃到淡蓝色的墙面上。

妈妈呢？

她一骨碌从床板跳到地上，光着脚跑到客厅，跑到阳台，跑到楼顶，跑到楼下，跑到卫生间。都是空的，都是安静的。最后她推开厨房的门，厨房里也是冷清的，没有一丝热气。

她的心哐当哐当地乱了。

昨天晚上，妈妈明明是和她一起睡下的呀。

自从爸爸离去，妈妈便一直睡在艾羽的房间。

差不多三年了，妈妈躺在床上，整晚整晚地睁着眼，有的时候把艾



羽紧紧地搂在怀里，有的时候牢牢抓着艾羽的手指头不放。

昨夜里，妈妈尖瘦的下巴从背后抵着艾羽的肩膀，随着呼吸，一起一伏，一起一伏，弄得艾羽痒痒的。艾羽咯咯地笑，妈妈也跟着咯咯地笑。这让艾羽说不出的轻松和快乐，不一会儿，她便迷糊了。她隐约觉得妈妈的指尖

伸进她浓密的头发，感觉到妈妈亲她的耳朵，听见妈妈低低地啜泣。艾羽想回过身，搂住妈妈的脖子。可是不知怎么的，虽然这样想着，身子却没有动弹，睡意波涛汹涌地袭来，她只能乖乖束手就擒。

香甜的睡眠仿佛是一大块奶油蛋糕，艾羽深深陷在里边。

梦里爸爸站在老远的地方问她：“小羽，石榴好吃吗？”

“爸爸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，你说大声点儿！”

“小羽，石榴甜吗？”

“爸爸你种的石榴树，从来不结果，我连石榴皮都没啃到半块，怎么知道它们好吃还是不好吃？”艾羽笑着喊。

“天哪，石榴树还没有结果吗？”爸爸摸着后脑勺，憨憨地笑了。

艾羽咯咯地笑。可是没有笑完，她的眼睛突然睁开了，睁得很急，能听见上下眼皮迅速扯开时发出的啪嗒声。

妈妈呢？

难道她不辞而别了？

难道她真去流萤谷了？

“妈妈——”艾羽的呼唤像受惊的小兽，在房间里乱窜，急切地

寻找着温暖和依靠。

不，不会的。喊了五六声后，艾羽觉得自己很好笑，太杞人忧天了吧。妈妈也许是买菜去了，也许是逛街去了，也许是串门去了，也许是散步去了……不管干什么去了，过一会儿，她总是要回来的。

天底下哪有妈妈会丢下女儿不管的？



心头的担忧，潮水般退下去，艾羽感到饿了。她动手给自己做早餐。她煮了一大杯牛奶，端的时候不小心洒了一些，幸好没烫到手；煎了两个荷包蛋，一个煎得太嫩，一个煎得太老，不过都是香喷喷的。爸爸最喜欢的早餐也是鸡蛋和牛奶，妈妈为了减肥，很多年没吃早餐了。为这个，爸爸说了妈妈不下一千次。现在妈妈已经很瘦了，但依旧不吃早餐，有的时候还不吃晚餐。

鸡蛋和牛奶都下了肚，妈妈依旧没影子。艾羽只得先上学去，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和妈妈说再见就出门呢。

在学校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艾羽很认真地听课，很认真地写作业，下课和同学们也玩得很认真。

她是和放学的铃声一起冲出校园的，她甩着手臂跑得小鹿一般。鞋带松了都不知道，结果踩着了鞋带，摔了个嘴啃泥，门牙还算结实，没有磕飞。书包甩出去两米远，恰好落进路边一个水坑里。艾羽顾不得疼痛，抱着湿漉漉的书包，接着飞奔。

她从没有这样急迫地想看到妈妈的脸，早一秒都好。

然而，家里还是没有妈妈。

艾羽把两层小楼的每个屋子都寻遍，真的没有妈妈。

她站在楼梯上，微微张着嘴，这座屋子，变得这么大，这么空，这么让人心慌。她一屁股坐下，抱住膝盖，牙齿一下一下地咬着手臂，泪水忍在眼眶里。

妈妈真的，走了吗？

不，不，她会回家的！

等我做完作业，妈妈准回来，艾羽对自己说。于是，她打开书包，书包里一大半书湿了，她用干毛巾一本一本擦拭。擦好了，一笔一画写

作业。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天暗了，敞着的门口，仍没有出现妈妈消瘦的影子。

吃了晚饭，妈妈一准回来，她又对自己说。她打开冰箱，冰箱里没有什么吃的。找到一包方便面，放进锅里煮，不小心往里边倒了许多醋。她又煎了个荷包蛋，这回蛋煎得刚刚好，金黄的，柔软的。她稀里呼噜地吃，鼻尖渗出一颗颗细细的汗珠。

后来，艾羽坐在冰凉的楼梯上数数，数到一百，数到一千，数到一万。

数到一万一千一百零一的时候，她数不下去了。她想哭，鼻子又酸又痛，像顶了一个老洋葱。可是她不允许自己哭，她觉得只要一哭，就是接受了妈妈离家出走的现实。

没有妈妈，家里荒凉得让艾羽害怕。

于是她走出屋子，站到石榴树下。

艾羽倚着树干，又重新开始数数。又数到一万一千一百零一的时候，她的腿已经酸酸软软像两条腌黄瓜，只得挨着石榴树坐下接着数，好像只要数到足够大的数字，就能把妈妈数回来。

屋子里的光从窗子和门洞透出，落在石榴树叶子上，有的叶子透明了，有的叶子亮闪闪。五步之外，是一条石板路，石板和石板的缝隙中嵌着鹅卵石。路那边有一口很小的池塘，挤满红萍和绿萍，风一来，便摇晃成一匹柔软的缎子。

这是一座小镇。

这几年，小镇慢慢分成了老镇和新镇。

老镇上都是青砖的房子，房子一座接着一座地空闲了，人们一户接着一户地搬到新镇上去住。

因为爸爸总舍不得离开这栋爷爷留下的二层小楼，所以他们一家，孤独而倔强地留下来——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感到孤独过。以前，爸爸在新镇买了个店面，开了家粥吧。妈妈是粥吧的老板娘。妈妈只管收钱，爸爸熬出一碗一碗喷香美味的粥。晚上，他们家的灯光和笑声，能温暖一整座老镇呢。

然而现在，艾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

天上很少的几颗星星，一扇扇贝壳似的灰白的云，布满大半个天空。窗子一个比一个黑，昆虫的翅膀擦着石板路的声音低低刺激着耳膜，池塘里不知是什么东西咕呱咕呱地叫着。

艾羽打了好几个寒战。她的眼睛一会儿看向左边，一会儿看向右边，这两个方向，妈妈都有可能出现。妈妈喜欢穿软软的布鞋，走路没有声音，如果穿着长裙子，便飘儿似的。

“两万三千四百六十三……两万三千七百三十一……”她越数越大声，泪水始终含在眼眶里。

当远处的钟“当当当……”敲了十二下时，她停止了数数。

艾羽捂住嘴，含在眼眶里的泪水扑簌扑簌滚落。

不管自己哭还是不哭，今晚上妈妈不会回来了。

她干脆哇哇地号啕起来，她从没有这样哭过，闭着眼睛，仰着脸，两只手捏着拳头，脚指头纠结在一起，心里的绝望全化成了哭的力气。哭声跌跌撞撞，惊飞了石榴树上一只小小的鸟，唧唧唧唧，细声细气地叫着，惊慌失措地拍着小小的翅膀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但是没有谁来安慰她。只有穿过弄堂的风，拂过她满是泪痕的脸。

艾羽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，她只知道嗓子已经哭不出声音了。

她无法接受妈妈不辞而别的事实。

虽然之前，妈妈不止一次地对她说，她多么想去流萤谷做一只萤火虫；但是艾羽一直以为，妈妈只是说说而已。她怎么会舍得丢下女儿独自离去？

没有想到，妈妈真的狠下了心，半夜里悄悄地扔下她，去做一只无忧无虑的萤火虫了。

艾羽的心头滋生起一丝一丝的怨恨。这怨恨像笼着山头的雾——游移的，摇晃的，纠缠的，也是不确定的。

她不想哭了，从石榴树下站起来，走向屋子，关上门，反锁好，踏上楼梯，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又反锁好，用毛巾擦把脸，在床上躺下，盖上毯子。

“我恨你，妈妈。我恨你，妈妈，我永远恨你，恨你，恨你，恨你……”艾羽对着天花板，哑着嗓子不停地说。心里的怨恨像海浪一波一波地涌上来。她翻了个身趴着，把鼻子压得透不过气，双脚用力拍打床板，抱起妈妈的枕头扔了出去。

手指头触着了一张纸。一张薄薄的纸。纸上，留的是妈妈的笔迹——

“小羽，我不是个好妈妈。我的心太痛，太累，承受不住，我去做一只萤火虫了。我给你的外公外婆写了一封信，他们很快就会来照顾你，别害怕，孩子。原谅你又自私又懦弱的妈妈吧。”

“妈妈！”艾羽拿着信，扑到床上，呜呜咽咽地又哭开了。

哭着，哭着，她把心里的怨恨全哭光了。怨恨没有了，铺天盖地的孤独和害怕便向她气势汹汹地围过来。

这整个屋子，只她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儿呀。

她抱着毯子靠着墙，蜷缩在床的角落里，周围的每一寸空气都能

欺负她，从四面八方毫不留情地向她挤压，她哆哆嗦嗦地蜷缩成越来越小的一团。

房间里幽暗的角落，窗子玻璃上小虫子没头没脑地乱撞，总有许多细细碎碎的声响，在静寂的夜晚，这些响动会被无限放大仿佛会让耳朵爆炸。

艾羽想，这样不到天亮，我就该吓死了。

不，我不能吓死，她又想，如果妈妈有一天不想做萤火虫，回家看到我不在了，她会多么伤心。

不害怕是一个人，害怕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

不如不害怕。我得想办法让自己勇敢起来。

以前爸爸在她胆怯的时候会说，只要你愿意勇敢，就能勇敢哦。

“爸爸，妈妈。”

“艾尖尖，秦若草。”

艾羽对着天花板轻轻地呼唤。她唤到爸爸的时候，爸爸的脸就在她眼前；唤到妈妈的时候，妈妈的脸也在她眼前。

“爸爸，妈妈，艾尖尖，秦若草……”

2. 一朵石榴花

艾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睡着。如果说睡着了，为什么一点点窸窣窸窣的动静，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？如果说没睡着，为什么她做梦了，梦见妈妈给自己梳辫子，总也梳不好？

那就是半睡半醒了。

半睡半醒间，天一点一点地亮了。

这孤零零的一夜总算过去了。

可一想到还有很多孤零零的夜晚排队等候，艾羽害怕得脚指头都勾了起来。

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睛，瞪着天花板一眨不眨，脑子里蹦进一个词——“孤儿”。不由得心头一紧，鼻子一酸，一下子无助得仿佛穿着单薄的衣裳徘徊在风雪里，泪水哗哗地从她眼眶里奔涌而出。

不，我不哭。

就算哭得天昏地暗，也只有我一个人呀。

艾羽擦去涌到脸颊上的眼泪，坐起来，抱住膝盖。她得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怎么办？她脑子空白一片如同茫茫的沙漠。

窗玻璃里望出去，圆圆的一大个儿太阳，水洗过一般，湿润润，红彤彤，似乎能滴出颜色来。

起床吧。

起床后，做什么事？洗脸？穿衣服？吃早餐？穿鞋子？刷牙？上学……这些事，艾羽一件也不想做。她脑袋昏昏沉沉，手脚软绵绵的，胸口又紧又痛。

就这么一直坐在床上，坐到中午，坐到天黑？

不行的。

艾羽想起爸爸说过，一个人如果坐着感觉悲伤，那就站着；如果站着依旧悲伤，那就迈开腿跑几步；如果跑了还是悲伤，那就往上蹦跹一会儿；如果蹦跹了照样悲伤，那就倒立吧……只要你愿意，你总是能找到摆脱悲伤的办法。

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不断地遇到各种麻烦，可他总是很快乐，他的眉头不会皱着超过三分钟。他笑的时候，嘴角两边形成很好看的

中括弧，连大门牙都会闪出高兴的光。

是啊，无论做点什么事，总比在床上发一天呆好，总比呜呜咽咽哭一天好。

于是艾羽跳下地，推开窗子。呼！一阵清凉的风，把她前边的头发全吹得竖起来。

窗外石榴树高到二楼了，伸出手就能够到它柔软的枝叶。

枝叶间，“唧啾唧啾”透出两声细细的鸟叫。一个小小的灰脑袋从几片叶子后探出来，一张浅黄的尖尖嘴，一双滴溜溜的绿豆眼亮晶晶地瞅着艾羽。

是麻雀吧。怎么只有它一只？

唉，我自己不也是孤苦伶仃的吗？

“嗨。”艾羽俯身冲它喊，没想把小家伙吓坏了，它慌慌地缩回头去，再不发出一点声音。

艾羽后悔刚才的粗鲁，睁大眼睛焦急地寻它。

鸟儿没有找到，一簇“火苗”却跳进了艾羽的眼帘。那是什么？是一朵红红的花！

“妈妈，妈妈，石榴树开花了！”

“妈妈快来看，石榴树开花了！”

惊喜万分的艾羽跺着脚喊，喊了半天才想起妈妈从昨晚起就不在，心里头车轮碾过般作痛。她擦一把眼睛，好把花儿看得更清楚些。

真的是一朵红红的石榴花哪。

“爸爸！”艾羽仰起脸对着天空叫道。

躲在枝叶里的小麻雀儿，呼啦一下，飞到半空。艾羽抱歉地冲它吐

吐舌头，它看看她，眨巴眨巴眼睛，又小小心心地藏回树里。

“爸爸你种的石榴树开花了，你看得见吗？”艾羽轻轻地说。

她久久地趴在窗台上，一双细细的眼睛仔仔细细地搜寻，她想找到第二朵、第三朵花。然而，这树上，这整棵树上，好像单单开了这么一朵，除了它，连一个花苞都没有了。

一朵花。

一只鸟。

一个女孩儿。

艾羽陷入到回忆中去。

那年她七岁，是个春天，下着细雨。爸爸肩头扛着一棵小树踩着青石板回家，老远冲着站在窗口张望的艾羽和妈妈秦若草一个劲儿笑。好像得了件了不起的宝贝，笑得大门牙都翩翩欲飞的样子。

“是什么？”妈妈问。

“石榴树！”爸爸仰头回答道，沾在眉毛的雨珠往耳后滚去。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种呗！”爸爸站在窗子下，把树轻轻搁在青砖的墙上。

艾羽欢叫着奔下楼，跑到爸爸跟前。

爸爸的鞋子、裤子、衣襟，上上下下都是黄黄的泥巴。他扶着树，树和他差不多高。头发湿漉漉，一双眼睛因为开心漾出温暖而明亮的光芒，恰似冬天炉子里的火苗在愉快地跳。

“小羽，石榴树，一棵真正的石榴树，能长很大很甜的石榴的石榴树哟！”爸爸像个孩子一样兴奋。

艾羽高兴得直拍手，“我喜欢石榴，我最喜欢吃石榴。”

“嘿嘿，你妈妈也最喜欢吃石榴！”爸爸进屋拿了把锈迹斑斑的

铁锹出来。

妈妈也走下楼。

“也就你不怕麻烦，想吃石榴，买几个不就行了，种什么石榴树？兴师动众的。”妈妈撇嘴说道。

“这可是我亲自为你们娘俩种的，买的石榴能比得上吗？”爸爸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手上的泥巴顺便留在了脸上。

艾羽和妈妈前俯后仰笑他的怪模样。

爸爸没工夫笑，他埋头挖洞，一锹，一锹，没有几锹，咔嚓一声，经年不用的铁锹断了柄。他因为用了太大的力气，所以跟着铁锹一起一个趔趄跌坐在地。等他起身时，整个屁股糊了层厚厚的泥巴，把艾羽和妈妈笑得抱作一团。

爸爸不愧是爸爸，他总是有办法。

他两手抓着铁锹光秃秃的头，屈腿接着挖。浸了雨水的泥土湿糊糊的，四处乱溅。爸爸的脖子上，脸上，手臂上，不一会儿全是一颗颗的泥巴星子了。

妈妈捡了一片瓦，也蹲下身挖。

艾羽赶紧拾了块石头，跟着一起挖。

三个脑袋亲密地凑在一处，洞越挖越大，三张脸上都溅上了泥巴。艾羽痒痒，用手一抓，顿时满脸开花。更好笑的是，有一团泥巴飞起来，恰好沾在妈妈的鼻尖上，妈妈像个小丑了。

妈妈用指头把泥团弹飞，歪着脑袋瞅着爸爸问：“它真能长出石榴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什么时候长？明天能长出来吗？”艾羽急切地问。